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十五卷

披褐至殿門

天復元年，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，朝廷允之，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。昭宗御安福樓，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。時崔胤密奏曰：「此奸人也，未足為信。陛下宜寬懷待之。」翌日，宴於壽春殿，茂貞肩輿，衣駝褐，入金鸞門，易服赴宴。咸以為前代跋扈，未有此也。

時韓全誨深相交結，崔胤懼之，自此亦結朱全忠，竟致汴州迎駕，與鳳翔連兵，劫遷入洛之始。識者以王子帶召戎，崔胤比之。先是，茂貞入關，焚燒京城。

是宴也，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「火龍子」。茂貞慚惕俯首。宴罷有言：「他日須斬此優。」轡新聞之，因請假往鳳翔。茂貞遙見，詬之曰：「此優窮也，胡為敢來？」轡新對曰：「只要起居，不為求救。」茂貞曰：「貧儉如斯，胡不求乞？」安曰：「近日京中但賣麩炭，可以取濟，何在求乞？」茂貞大笑，而厚賜赦之也。

朱全忠迎駕於鳳翔

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，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，懼朱全忠之盛也。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。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。汴軍傳城，川軍乃攻興元，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，遂降成都，由是山南□四州並為蜀有，方變謀卻助鳳翔。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，朱公大怒。自此與西川失歡，而汴帥軍罷。

韓建賣李巨川

李巨川有筆述，歷舉不第。先以仕偽襄王，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，襄帥楊守亮優待之。山南失守，隨致仕楊軍容復恭，與守亮同奔，北投太原。導行者引出華州，復恭為韓建挫辱，極罵為奴，以短褐蒙之，斃於枯木。守亮檻送至京，斬於獨柳樹，京城百姓莫不沾涕。此即南山「一丈黑」，本姓訾，黃巢時，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，人有逃黃巢而投附，皆濟之，由是人多感激也。

巨川為韓建副使。朱令公軍次於華，用張濬計，先取韓建，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，朱公謂曰：「車駕西幸，皆公所教也。」建曰：「某不識字。凡朝廷章奏、鄰道書檄皆巨川為之。」因斬之。識者謂韓建無行，求解怒於朱公，遂為所賣。時人冤之。巨川有子慎儀，仕後唐為翰林學士。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，攜印而降，葉濬之謀，後仕至梁相。朱公既得韓建，以兄呼之。尋奏移許昌，梁鳳歷初，亦遇害也。

天子賜勳臣詩

德宗皇帝好為詩，以賜容州戴叔倫。文宗、宣宗皆以詩賜大臣。昭宗駐蹕華州，以歌辭賜韓建，以詩及《楊柳枝》辭賜朱全忠。所賜一也，或以敬，或以憚，受其賜者，得不求其義焉。

朱令公為昭宗擾馬

汴帥朱公再圍鳳翔，與茂貞軍戰於虢縣西槐林驛，大敗岐軍，橫屍不絕，鮑氣聞於□里。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□二人首宣示，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。於是車駕還宮，朱令俯首馬前請罪，涕泣攏帝馬行千步。帝為之動容。至京師，以宰相崔胤判六軍。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一□人，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啟等一百餘人，並賜自盡。天復三年，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、京兆尹鄭元規，劫遷車駕，移都東洛。既入華州，百姓呼萬歲，帝泣謂百姓曰：「百姓勿唱萬歲，朕弗能與爾等為主也。」沿路有《思帝鄉》之詞，乃曰：「紇乾山頭凍殺雀，何不飛去生處樂？況我此行悠悠，未知落在何所？」言訖，泫然流涕。行至陝府，內宴。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忠，內人唱歌。全忠將飲酒，韓建躡其足。全忠懼，辭醉而退。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，自是帝孤立矣。

昭宗遇弒

昭宗遷都至洛，左右並是汴人，雖有尊名，乃是虛器，如在籠檻，鬱鬱不樂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，慮帝有奔幸之謀。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，訴以衣食不足，帝方勞諭，友諒引兵升殿，帝顛仆入內，軍士躡而迫之。帝叱曰：「反耶！」友諒曰：「臣非敢無禮，奉元帥之令。」帝奔入御廚，以庖人之刀斬數輩，竟為亂兵所害。內人李漸榮、裴正一聞弒帝，投刃而死。又以朱友諒、氏叔琮扇動軍情，誅朱友諒、氏叔琮，以成濟之罪歸之。友諒等臨刑訴天曰：「天若有知，他日亦當如我。」後全忠即位，為子友珪所弒，竟如其言。

請殺德王

輝王嗣位，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，並密為全忠所害。德王，帝之兄，曾冊皇太子。劉季述等廢昭宗，冊為皇帝。季述等伏誅。令歸少陽院。全忠以德王眉目疏秀，春秋漸盛。全忠惡之，請崔胤密啟云：「太子曾竊寶位，大義滅親。」昭宗不納。一日，駕幸福先寺，謂樞密使蔣玄暉曰：「德王，吾之愛子，何故頻令吾廢之，又欲殺之？」言訖淚下，因齧其中指血流。全忠聞之。宴罷，盡殺之。

謀害衣冠

輝王即位，天祐中，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，將謀篡奪，先俾翦除。凡在周行，次第貶降。舊相裴樞、獨孤損、崔遠，陸辰、王溥、大夫趙崇、王贊等，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。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，惡樞等在己之上，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玄暉、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。俄而廷範輾裂，玄暉與柳璨，及弟瑤、瑊相繼伏誅。先是，故相張濬一家並害，而棄屍黃河。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，尤憤朝貴，時謂朱全忠曰：「此清流輩，宜投於黃河，永為濁流。」全忠笑而從之。爾朱榮河陰之戮衣冠，不是過也。俄而輝王禪位，封濟陰王，於曹州遇鳩而崩，唐祚自此滅矣。

誣何太后

朱全忠先以蔣玄暉為樞密使，伺帝動靜。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，常恐不保旦夕，曾使宮人阿秋面召玄暉屬戒，所乞它日傳禪之後，保全子母性命。言發，無不涕零。先是，全忠速要傳禪，召玄暉到汴州，責以太遲。玄暉以傳禪先須封國，授九錫之命，俟次第行之。全忠怒曰：「我不要九錫，看作天子否？」玄暉歸奔洛陽，與宰相商量，為趙殷衡誣譖，云與太后交通，欲延唐祚。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，而誅蔣玄暉。時人冤之。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，亦莫知其實是何姓，仕後唐明宗為宣徽使，出為許昌、滄州兩鎮。時人知其狡譎傾險，莫不憚之。

為堂叔母侍疾

唐天祐三年，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，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，無兄弟奉養，無強近告投，兼以年將七□，地絕百里，闕視藥膳，不遑曉夕，遂乞假躬往侍疾。敕旨依允。時人義之。或曰：「避禍而享義名者，亦智也。」

秦宗權訴不反

黃巢破後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，兵力強銳，又復稱僭，山東諸郡苦之，□年之間，屠膾生聚。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，宗權為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，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。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，宗權即檻中舉首曰：「宗權非反也，大尹哀之。」觀者因以為笑。

李摩雲擲鉢從事

李罕之，河陽人也，少為桑門無賴，所至不容。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，自旦至晡，無與之者。擲鉢於地，毀僧衣，投河陽諸葛爽為卒，罕之即僧號，便以為名。素多力，或與人相毆，毆其左頰，右頰血流。爽尋署為小校，每遭討賊，無不擒之。蒲、絳之北有摩雲山，設堡柵於上，號摩雲寨，前後不能攻取，時罕之下焉，自此號「李摩雲」。累歷郡侯、河南尹、節將，官至侍中。卒於汴州，荆南成汭之流也。